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C13038905

I247.5
3068
V2

大帥府



【第二部】
黄世明◎著

I247.5
3068
V2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大帅府. 第2部 / 黄世明著.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 4

ISBN 978-7-5354-5777-6

I. ①大…
II. ①黄…
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63276 号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责任编辑: 张维
助理编辑: 清雅
装帧设计: 李运平
媒体运营: 张坚 严晶晶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 版:	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	电话: 027-87679310 传真: 027-87679300
地 址:	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	
邮 编:	430070	
发 行:	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	
电 话:	010-58678881	传真: 010-58677346
地 址:	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	
邮 编:	100028	
印 刷:	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	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	1/16	印张: 18.5
版次: 2013 年 04 月第 1 版		印次: 2013 年 04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 300 千字		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浆。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

本环境友好型纸



北航

C1646461

一

奉天人过年有两种食品必不可少：一是炒花生，二是冻秋梨。

冻秋梨是先天生长与后期培育的混和体，典型的东北特产。老百姓说，这玩意，爹生一半儿妈养一半儿。也就是说，树上结的只是个半成品，要靠后天的培育才能食用。

选择秋梨有讲究，太熟太生都不行：太熟，没等冻住就烂了；太生呢，冻成了也不好吃。所以，秋梨下树的时候，不能摘，得用棍子敲树干，震下来的梨才适合做冻梨。

冻梨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，霜降过后，把梨收藏好，不能让它受一点风寒。待到隆冬时分，滴水成冰的时节，再把它拿出来，放在干燥、通风的地方，均匀地浇水，浇一层冻一层，边浇边用木掀翻动。直到把梨层层叠叠地冻透了，黄皮变成了黑褐色，这梨就冻成了。

冻秋梨有两种吃法。一种是冻着吃，也叫啃着吃。冻成的梨比石头都硬，只能一点一点地啃。性急的人是无缘这种消受法的，容易啃急眼了，把梨砸到别人的脑袋上。另一种是化开吃，弄一盆冷水，把梨放进去，慢慢地缓。这个过程也挺让人煎熬，不过，也就二十分钟，水中慢慢地浮起一个个的冰壳，梨就可以吃了。吃梨也不能乱吃，最好是坐在热乎乎的火炕上，撮小口把梨皮咬破，一吸，酸甜清冷的梨肉梨汁直入腹内，那种享受、那种惬意，怕是南方人体会不到的。

张作霖爱吃冻秋梨，尤其爱吃辽西的冻秋梨。当年干保险队时，有老百姓交不起保险费，就拿猪肉、白菜或是冻秋梨顶。那阵子，每到冬天，张作霖的家里，冻秋梨成筐成篓，梨满为患。孩子们吃够了就玩，比谁扔得高，比谁扔得远，再不就拿冻秋梨打狗，打得那些瘦狗夹着尾巴像狼一样逃窜。张作霖也玩冻秋梨，不过，比起孩子们就有些技巧

了。两伙人，在冰冻的大凌河上摆开阵势，像现在打棒球一样，一方攻垒，一方守垒。梨扔过来，木板子迎上去一击，咣的一声，冻梨腾空而起，直上云天……当然，老百姓是舍不得玩冻梨的，一秋一冬的，看着冻了不老少，满院子丰盈的一片。其实，大部分得拿到集上卖。卖了梨才买得起年画，买得起鞭炮，孩子们也才能弄串冰糖葫芦解解馋。

帅府里过年，跟老百姓家差不多，尤其是习俗，也是循规蹈矩，亦步亦趋。奉天当年有一个关于过年的顺口溜，说，二十三，糖瓜粘，二十四，扫房日，二十五，做豆腐，二十六，去割肉，二十七，宰年鸡，二十八，把面发，二十九，蒸馒头，除夕一夜不合眼，精神抖擞迎来年。

按照这个说法，腊月二十三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。张作霖很看重这个日子，清晨起来，就带着彭贤，亲自把灶房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又在灶房通往大门的路上撒了些黑豆、饼渣儿，给灶王爷的坐骑带足了路上吃的。张学良也被派了个活计，给灶王爷和灶王奶奶扎马。马是用秫秸扎的，比真马略小一点儿，扎完了用纸糊上，再染上颜色。张学良喜欢红色的马，就把两匹马统统染成了枣红色。

子夜时分，张作霖在灶房里摆上香案，香案上放了一个香炉和一盘灶糖，糖是“关东糖”，比一般的灶糖要长要硬，用锤子都砸不碎。张作霖上了一炷香，把熏得眉眼模糊的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像从墙上请下来，连同两匹枣红色的秫秸马一同烧了。张作霖带着张学良跪在香案前，祈祷一番，说的都是“上天言好事”之类的套话。张学良也在嘀嘀咕咕，至于说的什么，就不好猜了。因为张学良根本不信这一套，总觉得，你给他磕个头，上炷香，再给两块灶糖吃，他就为你说好话，这灶王爷也太好收买了吧？

从腊月二十四起，城里家家就开始忙年。所谓忙年，主要是准备年货。这段日子，奉天城的大东菜行和大西菜行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。乡间人天不亮就进城，挑着刚出锅的豆腐，推着刚宰杀的猪羊鸡鸭，背着木耳蘑菇，在市场里高声叫卖。城里人则挎着筐，端着盆，在肉菜摊前来回地走着，割一刀肉，称二斤鸡蛋，也许要走上一天。

帅府里忙年免去不少麻烦事，自从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，帅府的年货就被四城八乡主动认购了。不论山里生的，海里产的，还是树上结的，地里长的，都不用出去买，连大葱大蒜都有人送。辽西的冻秋梨一般也都是在这个时候运到。梨都是精心挑选的，个大肉厚，冻得结实，

均匀得像是拿模子扣的。今年，梨车刚到帅府南门，张作霖就让人从车上卸下一筐来，装进另一辆车送走了。有人正巧顺路，跟着那车走了四五里路，眼见着那筐冻梨被抬进一座庙里。

头进院腾出两个大库房，存放年货。其中有一个是专门置放饺子的。每年一过小年，帅府里就开始包饺子，给一大家子人准备要吃一个多月的饺子，这可是个大工程。所以，每到这个时候，帅府里全体动员，不论主人下人，只要长手的（孩子不算），都得上阵，包括张学良，也包括张作霖。张作霖包饺子快，一捏一挤就是一个，不管好看不好看，讲的是速度。张学良呢，玩的是细活，一个饺子左捏右捏，远看近看，整得有型有样的。许是揉搓得太久，张学良包的饺子不抗煮，下锅就破。张作霖一吃到煮破的饺子，就说，不用问，这准是小六子包的，下锅就挣了。帅府里不许说饺子破，只能说“挣了”，圆满得都挣破了的意思。

包饺子是帅府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，一大家子人凑在一个大房间里，和面的和面，擀皮的擀皮，拌馅的拌馅，手忙着，嘴也不闲着。谁家孩子最近有什么长进，哪房下人做了什么出奇冒泡的事，社会上又听来什么新闻，都在嘻嘻哈哈中讲了出来。往年，戴宪玉是这房里的主角。她生性活泼，又能讲笑话，从小听会唱二人转的舅舅讲了不少段子，趁这气氛热烈的场合一个接一个地讲，逗得一家老小笑声不断，连张作霖都经常被逗得前仰后合。今年戴宪玉走了，气氛明显低落不少，有滋没味地讲了些闲事，大家就都不吭声了。张作霖说，哎，咋都不吭声了，这多没劲啊，来，谁讲个笑话。号召半天，没人响应。这不光是别人不擅讲笑话，更主要的是，一提起笑话，大家就想起戴宪玉，谁也不想往这话茬上引。

往年，帅府的饺子只有两种馅，猪肉白菜和猪肉酸菜。今年新添了几斤素馅饺子。张作霖说，卢夫人信佛，吃素，这些素馅饺子给她留着。其实，谁都知道这饺子是给什么人包的，只是没有人敢点破罢了。

饺子包好了就拿到库房里冻上，需要时，往锅里一下就行了。王氏治理整顿后，大帅府里增添了不少下人，饺子比往年多包了一倍。库房里放不下了，彭贤就让人在后花园里铺上席子，把包好的饺子摆到席子上。远远看去，白雪皑皑的，把真的雪都比衬得肮脏不堪了。

王氏又生气了，这叫什么章程，满院子都是饺子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，这哪还像个帅府，叫饺子馆还差不多。张作霖解释道，也就这

几天，过完年就好了。王氏说，就这几天才要紧呢，来的全是些有头有脸的人，北京的有，上海的有，外国的也有，进府里一看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也不嫌丢人！还好，幸亏摆的是饺子，这要换成包子，出门人家就得喊你土包子！张作霖也不生气，这不是房子不够用吗？王氏说，房子不够不会盖吗？你现在是东三省最大的官，这个院子已经够不上分量了。这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你说你那办公室，比蝓蝓笼子大不了多少。前院是伙房，后院是产房。这边，菜板子剁得咚咚响，大勺敲得当当响；那边，孩子哭老婆叫。赶上好晴天，晾一院背心裤衩子！也真难为你了，这种环境下，你还“望重长城”（张作霖办公室门厅处挂着“望重长城”的匾）呢，真愁死我了。叫我说，现在就张罗，开春就盖，盖一个东北最大的楼、最高的楼！

寿夫人也说，妈的话虽然不大好听，说的却也是实情，你现在也真需要一个与你的身份地位相符的官邸了。

其实，张作霖也早有盖楼的打算了，只不过没腾出工夫，现在让寿夫人娘俩一撺弄，张作霖终于下了决心，好，盖，过完年就盖！

帅府的年夜饭每年都是十个菜和一个三鲜一品锅。最初的几年，多是些有钱人家的大路菜，像狮子头、狍子肉烧土豆、姜丝炒鹿肉、兔子肉红烧豆腐、宫保鸡丁、熘三样、金银鸡、红焖羊肉、雪里蕻元宝炖肉、酱闷鲫鱼等。今年，彭贤早早地把年夜饭菜谱定下来，拿给张作霖和几个夫人看。别人没说什么，只有寿夫人欲言又止。张作霖追问一句，寿夫人才说，这事最好问问孩子们，看他们都爱吃什么。彭贤先把菜谱拿给张学良，张学良一见就皱起眉头，每年都这几样菜，翻来调去地吃，就不能换换口味啊！再给其他几个孩子看，也都异口同声地嚷道，换，换个样！张作霖只好找到王氏，说，妈，你见过大场面，你来给定一个菜谱。王氏也不客气，拿起笔就写了十道菜：生菜龙虾、鸳鸯鱼翅、龙须菜扒鲍鱼、云片银耳、葱烧海参、虎肉烧冬笋、扒熊掌、猴头鸡块、蜜汁火腿、醋沙鲤鱼，外加四千果、四鲜果、四凉盘。酒是三种，法国白兰地、哈尔滨啤酒、山西杏花村白酒。张作霖看了看，说，整得是挺热闹，就是有些东西眼巴前没有，像那啥白兰地、冬笋、杏花村，奉天城从来就没见过。王氏说，这些东西倒是没啥稀罕的，只要你舍得钱，不想留它下崽儿，去北京一趟，全划拉来了。张作霖不敢再多话，马上让彭贤派人去北京，照单购买。

年夜饭共开了十二桌，除了张家人以外，张作霖身边的秘书、贴身

侍卫，还有帅府的下人，都请到了席上。张作霖带着张学良挨桌敬酒，每到一个人面前，不论是卫兵还是下人，张作霖都亲自斟满一杯酒，让张学良代他深鞠一躬，再说几句祝福的话。十二桌转下来，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把张学良累得腰腿发软、眼冒金星，心里一个劲儿嘀咕，看来当长子也不是他娘的什么好事！

吃完年夜饭，张作霖抽空洗了个热水澡，还用薄荷牙粉刷了一遍牙。自寿夫人进府后，张作霖就开始刷牙。菊池武夫听说后，专门给张作霖拿来几箱日本牙膏。张作霖高兴万分地接受了，回头却全部给了秘书们，仍然用中国产的牙粉。

接神的时辰到了，张作霖领着彭贤、袁金铠、张学良来到伙房，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，把新买的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像贴到墙上。这一年的灶神像是个新版本，两个老仙人，都笑得心花怒放。袁金铠说，大帅治理下的奉天，风调雨顺，士民安详，灶王爷上天汇报，得了玉帝的嘉奖，自是乐在心里，喜上眉梢啊。张作霖听了，眉眼笑得像灶王爷一样，你这话听着像是拍马屁，不过呢，大过年的，听着倒也舒服。

张作霖换了一身新做的长袍马褂，端坐在议事厅中。拜年的人早已候在门外，一班一伙的，秩序井然。袁金铠率秘书处的工作人员，祁老号率卫队营的代表，彭贤率家里的下人，张学良带着家里的老小，依次给张作霖拜年。张作霖对袁金铠和彭贤说，你们都是我身边的人，跟我的亲人一样，就不要叫啥督军大帅的啦，愿意叫哥叫哥，愿意叫叔叫叔，实在不好意思叫，喊一声老张也行。

虽然张作霖有话在先，但谁心里都知道轻重，除了祁老号大咧咧地喊了声“大哥过年好”，其他的人还都是大帅督军地叫着，头也磕得实实在在的。张作霖笑呵呵地应着，每个人发了一个红包。从袁金铠、祁老号到彭贤、张学良，再到最小的张学思、张闾媛，不偏不向，每人十块大洋。最后，张作霖笑骂道，妈拉巴子的，你们轻飘飘地磕个头，我可是几千块大洋出去了。好啦，都回家吧，给你们爹妈带个好，说我张作霖祝他们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

人们散去之后，张作霖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便吩咐下人把卢寿萱找来。卢寿萱还没到，却见吴俊升像只老熊似的从外边笑咪咪地颠进来，见着张作霖就跪倒在地，当当当，实得惠地磕了三个头。张作霖忙起身离座，扶起吴俊升，说，二哥，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你是二哥，你为长，且受我一拜。吴俊升说，我吴俊升是个粗人，可规矩还是懂一些，

我是下属，理应给大帅拜年。不管张作霖怎么说，吴俊升死活不受。张作霖只好作罢，对下人说，去把夫人和孩子们都喊来，给吴大爷拜年。

张作霖把吴俊升按坐在椅子上，卢寿萱、许澍旸、王雅君、张学良、于凤至以及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依次给吴俊升磕头拜年。吴俊升嘿嘿地笑着，从怀里掏出一把银票，说，弟妹们我就不管了，你们哪个都比我有钱。来，孩子们，每人一张，收好了，这是吴大爷给你们的压岁钱。

张学良第一个接过银票，溜了一眼，大吃一惊，不由得看了看张作霖。张作霖心中诧异，拿过张学良手中的银票，也是一愣，又把另几个孩子手中的银票都要过来看了，发现每张都是五千大洋，包括最小的张学思。张作霖勃然大怒，把银票团成一团，往吴俊升脸上狠狠地一扔，骂道，你他妈拉巴子想干啥？这么点的小孩崽子，你给五千大洋？你钱多是不是？没地方花了是不是？

按当时的工薪水平，大劳金，也就是三畚堂、三畚当的掌柜级人物，每月挣十五块大洋，一年不到二百块大洋。而一般的店员，一年才能拿到二三十块大洋。可想而知，这五千大洋是何等惊人的数目。

吴俊升见张作霖真生气了，吓得赶忙离座，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，又狠狠打了自己两个耳光。

张作霖仍不依不饶地骂着，别人拿这手段对我，你吴兴权也学会了，大过年的，你存心给我添堵是不是？

吴俊升泪流满面，大帅息怒，我吴俊升靠着大帅的恩典，才有了今天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想回报大帅一二。

张作霖说，你把你的军队给我管好，把你的地方管好就足够了，用不着跟我扯这王八犊子。你妈拉巴子的，好好的心情都让你给整灰暗了。

寿夫人把一地的银票捡起来，扶起吴俊升，把银票塞进他的口袋里，既对吴俊升也对张作霖说，二哥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其实，他也不是为钱生气，只是觉得咱们自家人，生生死死的弟兄，这么做，显得太生分了不是？你也是，有话好好说嘛，看把二哥训得，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。大过年的，回头二嫂找上门来，我看你咋好意思跟二嫂解释。好啦，二哥，你先回去，明个早上，我陪着他去给二哥二嫂拜年。

寿夫人连哄带劝，送走了吴俊升。家人也都散了，只有卢寿萱还站在房里。

张作霖看了卢寿萱一眼，你还杵在这儿干啥？有事啊？

卢寿萱说，不是你让人找我来的吗？

张作霖一拍脑门，臭，让吴大舌头给气糊涂了，是，我找你是有件事。张作霖走过去把房门关上，放低了声音，你让伙房下一斤饺子，素馅的，完后你给那边送去。

二

张作霖所说的“那边”，指的是大北门外的一座尼姑庵，是戴宪玉出家的地方。

张作霖得知戴宪玉出家的消息时，已是第二天的下午。戴宪玉的哥哥哭丧着脸跑来帅府，拉着张作霖就哭。边哭边说，完啦，完啦，我好说歹说，咋说也劝不住啊！

张作霖被说愣了，好一会儿才听懂，戴宪玉带着小翠出家了。

张作霖这才明白，前些日子小翠与伊雅格四处看庙，哪里是要许他妈的愿，原来早就动了这心思了！张作霖找来伊雅格，劈头盖脸一顿臭骂。伊雅格听说小翠也出家了，急得顾不上分辩，吵着嚷着就要去找小翠。

按着戴宪玉哥哥的指点，张作霖带着伊雅格找到这个叫白衣寺的小尼姑庵。

白衣寺坐落在大北门外横街，一个残破的小院，一间三居室的庙堂。戴宪玉来之前，这里只有一个年老的尼姑，养了一只猫，两只鹅。戴宪玉之所以选中这里，一是觉得这里僻静，庙小人少，不惹眼；二是对这庙名有好感，白衣寺，听着就很圣洁。

张作霖到来时，戴宪玉与小翠已落了发，一人一顶灰布帽，一身素袍，端坐在蒲团上。见张作霖带着伊雅格、祁老号等人进来，戴宪玉稍微欠欠身，双手合十，小尼密亮恭迎施主，请问施主到小庵有何贵干？戴宪玉进庙就认了老尼为师，取法名密亮。小翠则认了戴宪玉为师，法名印心。

张作霖皱了皱眉头，别胡闹了，赶紧回家去！

戴宪玉对小翠说，印心，施主有话，不好拒绝，就送他们回家吧。

小翠从身后端出一个火盆，火盆里装满了头发，一绺一绺的，亮亮的闪着光泽。小翠划起一根火柴，扔进火盆里，头发呼的一声就燃烧起来，小翠的脸被映得火一样红。

伊雅格急得一跺脚，跑过来，欲拉小翠。戴宪玉轻咳一声，施主不可莽撞，印心已是出家之人，心属佛，身也属佛，若是被什么浊污之物沾染，那也只能污手砍手，污脚砍脚了。

伊雅格不懂中国出家人的规矩，以为是真事，吓得收住脚，喊道，小翠，你可是答应嫁我的呀！

火盆里的火已渐渐熄灭，小翠看了看火盆中若明若暗的灰烬，说，这里没有小翠，小翠的过去已随着这尘俗之物远去。施主请自重，佛家人耳根清净，听不得非分之语。

张作霖脸色铁青，冲祁老号一摆手，拉她们回去！

戴宪玉声色不动，慢慢地说，心已死，纵然回去也只能回个死人。施主若是还有慈悲之怀，就请高抬贵手，让小尼师徒二人在这小庵里苟且偷生吧。

张作霖的脸色越发难看，他盯着戴宪玉看了足有几分钟，转身出了庙门。

第二天，卢寿萱来到白衣寺，拉着戴宪玉的手，哭得悲悲凄凄，很是不忍。戴宪玉对卢寿萱倒是很热情，仍是二姐、二姐地叫着，还留她吃了一顿斋饭。

吃完饭，卢寿萱说，是他爸让我来的，让我好歹劝你回去。戴宪玉故意板起脸，二姐能来看我，我很高兴，也很感激，咱姐俩唠唠贴己话，我也很愿意。可是，二姐若是再提这话头，我可要送客了。卢寿萱眼中又有了泪，你说，咱一大家子红红火火地在一起，多好啊。你这一走，让我心里没着没落的。过去，推开房门就能看见你，看不见也能听到你的笑声。现在可好，房门见天关着，一丝人气都没有，我想心里就难过得不行。戴宪玉也动了感情，我嫁到老张家十几年，走了总算还有人惦念。卢寿萱说，小猫小狗处长了还有感情呢，何况咱们在一起锅碗勺子十几年。妹子，我还是要说，他爸那个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你这样做，传出去会让他很没面子，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你出家的。戴宪玉凄然一笑，我心已定，若是强迫我回帅府，那我只能一死了之。卢寿萱说，你心已定，可小翠还是个孩子，你就忍心让她在这青灯古院中了此一生？卢寿萱知道劝不了戴宪玉，便想从小翠身上迂回一下，只要

小翠回了帅府，戴宪玉在这庙庵里怕是也待不长久。戴宪玉长叹一口气，说，这丫头死活非要跟着我，我把好话赖话都说尽了，她就是不听。唉，真要是把她一个人留在帅府，我也不放心，能有啥好果子吃吗？算了吧，随缘吧。

张作霖得知事情已不可挽回，便放弃了努力，说，随她去吧，真要逼急眼了，出啥事反倒不好。寿夫人说，这事还真不能随她去。张作霖不满地看了寿夫人一眼，你啥意思？寿夫人一笑，别把我想得那么阴险，我这可是为她好。你想啊，她与小翠又年轻又漂亮，怕是很惹人眼目的，那个地方那么偏僻，你就不担心出什么事？

一句话提醒了张作霖。当天晚上，彭贤就带着人拉着砖石木料来到了白衣寺。告诉戴宪玉，大帅说了，夫人想找个僻静地方清净一段时光也行。只是这庙太小了，也太破了。大帅派我来，给夫人盖一个像样的庙堂。说完，也不管戴宪玉同意不同意，就领着人干起来。

七天后，一座崭新的寺庙出现在白衣寺旁。三间坐北朝南的正殿，东西各有一个偏殿，也是三间。原来的白衣寺拆了，用围墙圈成一个大院，院门上挂了一块匾，上写“广林寺”三个字。老尼姑搬进新居，喜不自禁，对这广林寺的庙名赞不绝口，说，这是哪个高人给起的名字，听着豁亮，寓意深邃啊。只有戴宪玉知道这名是谁起的，当年，她与张作霖在新民租房住的时候，那个胡同就叫广林里。

张作霖在广林寺旁新开了一家三畚粮栈的分号，把四大天王中的粥王派去当经理，说，这个铺子挣不挣钱我不管，你就给我保护好戴夫人，要是出一点差错，小心你的脑袋。

白衣寺变成了广林寺，小庙庵变成了大寺院，而且多了两个年轻貌美的尼姑，这可是个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奉天城里一传十十传百，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新鲜事。于是，广林寺的香火顿时兴旺起来，烧香的，捐资的，许愿的，还愿的，纷至沓来。来的人中有一多半出于好奇，想看看那两个美貌尼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皈依了佛门。

庙里来人，都是老尼姑出面接待，戴宪玉与小翠从不露面。这越发引动了人们的好奇，进得院来，扒门扒窗的，一副鬼鬼祟祟的嘴脸。某一日，庙里来了一伙人，抬着两箩筐大洋。为首的一个，裘衣獭帽，肩上架了只海东青。那鹰长得像它的主人一样，瘦瘦削削的，端着有棱有角的肩膀，两只黄眼珠却很锐利。这伙人进得庙来，把箩筐一放，对老尼姑说，老尼婆子，叫你们那两个小尼姑陪我们家大爷喝杯酒，这两筐

大洋就归你们了。

粥王早已得到消息，跟着这伙人进院，二话不讲，飞起一脚就把为首的“裘衣獭帽”踢翻在地。那只海东青惊叫一声，一冲而起。粥王掏出双枪，左右开弓，十几发子弹全打在那鹰身上，把鹰打得血肉横飞，直直地落在庙门前。

消息传出，全城震惊，原来这美貌尼姑出家还带着保镖啊！有人认出了粥王，说那人是张作霖的贴身保镖，张作霖出行，站在“奉天一号”车外的就有这个人。再看那粮栈的牌匾：三畚堂。三畚堂是谁家的买卖啊？于是，人们明白了，庙里的俏尼姑原来与张大帅有关啊！

从此，再也没人敢到广林寺骚扰。不过，寺外还是时不时地出现一些鬼头鬼脑的人，路过庙门时，或装作提鞋，或装作不慎摔了个跟头，偷偷地往院子里张望。这让粥王很是紧张，饭吃不好，觉睡不香，生怕一个闪失，让那些胆大的毛贼钻了空子。

张作霖得知后，又派了两个粗实丫头进庙。这两个丫头原本是为寿夫人特召的，一身武功，又会使枪。张作霖担心寿夫人不同意，话说得吞吞吐吐。没想到，寿夫人答应得挺痛快，只是说，要是以后哪一天我也出家了，再把她们要回来也就是了。

戴宪玉本已下定决心斩断尘缘，不想再与张家有任何瓜葛；可是，住进广林寺后，她才发现，自己的想法是多么一厢情愿。

卢寿萱隔三岔五来一趟，每次都亲手做好素菜带来。许澍旸、王雅君、张学良、于凤至、张怀英也都来过，连张冠英都特意从营口跑来，还陪戴宪玉住了一宿。

彭贤每月初一准时来到广林寺，给戴宪玉和小翠送月例钱，也不管戴宪玉要不要，客气一番，放下钱就走。戴宪玉明白，所有这些，都是张作霖在背后导演的，他是在变着法地强调，你终还是张家的人，你可以离开张家，但张家不会丢下你不管。

戴宪玉心里生气却又无可奈何，卢寿萱每次来，都换一样菜，装菜的食盒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到得庙来，菜还冒着热气。张学良与于凤至每次都带着小闰瑛，那孩子的话已经说得很连贯，进来就喊戴奶奶、小翠姑姑。还有那病歪歪的张怀英，站在你面前就先喘一阵子。这个样子，谁能狠下心来把她拒之门外，又怎能忍心给人家冷脸看呢？戴宪玉左思右想，只能长叹一口气，看来这就是命啊！

不过，张作霖倒是一次没来。

三

卢寿萱从广林寺回来时已是凌晨三点。

张作霖跟许澍旻、王雅君、张学良玩了几圈麻将。兴致正浓时，王雅君劝道，去眯一会儿吧，天一亮就会有人来拜年，吵吵闹闹的怕是再也得不到休息，奔五十的人了，可比不得年轻人。张作霖意犹未尽，说，再玩一圈，最后一圈。

正在这时，卢寿萱回来了，朝张作霖递了个眼色。张作霖马上推开牌，说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

张作霖把卢寿萱领到议事厅，关上房门，问，她咋样？能回来过年不？卢寿萱临走前，张作霖叮嘱她，最好能说服戴宪玉回家过年，哪怕过完初一就回去，也行。

卢寿萱眼圈一红，说，她病了，病得不轻。

张作霖吃了一惊，年前你不是还去过吗？咋这两天就病了？

卢寿萱说，听小翠说，她前天晚上着了凉，还发了烧。老尼姑给她拔了罐子，也没见好，我带的饺子，她只吃了两个，都吐出来了。

张作霖说，没去医院看看吗？

卢寿萱摇摇头，她不去，说是挺挺就过去了。她这话说得，让我心里一忽悠，她说过去了是啥意思？他爸，你去看看她吧，我总看她不像是好病。

张作霖抬头看看表，对卢寿萱说，你去告诉祁老号，备车，我换件衣服。

进奉天七八年了，张作霖每年都要在大年夜出来走一圈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就听有学问的人讲过，看一个地方是否繁荣兴旺，看看他们的年就知道了。大清子民从龙入关之后，奉天（当时叫盛京）这个地方就萧条下来。几百年过去，虽然人丁增加不少，但增加的多是外地人。所以，每到过年，外地人都走了，回乡与家人团聚，奉天城不说是十室九空，至少也是空了一半。张作霖上任后，推行“招民认垦”政策，关内流民成千上万地涌进东三省。但这些人候鸟意识更强，一进腊月，就开始陆陆续续往家奔，满城人走了一半，这年咋个过法？想组织个像样

的高跷队都难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张作霖与王永江推出个新办法，凡把父母接来奉天过年的，由省府报销来回路费。这个方法一经推出，立刻收到了实效。外地人本也不愿意隔山跨海地往家奔，只是不忍把父母扔在家里思儿念女地过年。现在有人给报销路费，正好把父母接来，看看这边的家，体味体味关外的生活。所以，今年奉天的年过得可就有气氛了。

往年这个时候，虽然是大年夜，街上也很少行人，连马车、黄包车都很少见。今年显然不同了，大街上人迹不断，卖冻秋梨的，卖冰糖葫芦的，卖炒花生、油炸花生米的，卖羊肝、羊肚的，随处可见。马路上到处是暗红的鞭炮屑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。仰望夜空，一簇接一簇的烟花，相跟着腾起，五颜六色地一放，天都活泛起来。街两旁的民居，家家门前挂着大红灯笼。临街的窗户上，霜花已经化去大半，看得见里边蒸腾着热气。大门开处，孩子们跑进跑出的：有的拿着冰糖葫芦，细致地舔着；有的捧着冻秋梨，坐在门槛上，吸溜吸溜地吃着。

沿着城墙，每隔五米挂一盏纱灯，红红火火地连接过去，宛如一条璀璨的灯龙。八个城门楼上，靠城里的一面，点缀着彩灯，城外，则用探照灯打在城楼上，亮堂堂的，倒是很配夜空中的喧嚣。

张作霖的车从大北门出城，顺着一条南北大街直奔广林寺。比起城里，这一带就显得荒凉许多。低低矮矮的平房，没有路灯。不过，年味倒是不见逊色，家家户户也是灯火通明，院门前，人影幢幢，时不时地，也有烟花爆竹刺溜刺溜地蹿向夜空。

广林寺庙门紧闭，从外边看，死气沉沉的，没有一点过年的氛围。旁边的三畚堂倒是挂了两个纱灯，门上贴着一副对联、两个福字。

小翠来给张作霖开了门，张作霖让祁老号几个人留在门外，只身进了庙门。

寺里一片漆黑，只有戴宪玉住的房间里点着一支蜡烛，在这阴森森的庭院里，似鬼火一般。

戴宪玉和衣躺在炕上，枕头旁放着一碗饺子。炕旁边的单桌上，放着一对经盒和一盆已缓开的冻秋梨。

小翠走到戴宪玉身边，说，师父，老爷看你来了。

戴宪玉没有抬头，说，印心，扶我起来。

小翠把戴宪玉扶起，坐在炕上。戴宪玉看了看张作霖，说，我这个样子，也不能给你拜年了，就让印心替我磕个头吧。

小翠跪倒在地，给张作霖磕了一个头，说，老爷过年好。

这是张作霖离开白衣寺后头一次见戴宪玉。几个月不见，戴宪玉明显消瘦了许多，脸色也很不好看，全没了往日的光泽。

小翠给张作霖搬来一个凳子，张作霖坐到炕边，说，看你这样子，病得不轻，去医院看看吧。

戴宪玉摇摇头，不要紧的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

小翠接了一句，师父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，吃了就吐。

张作霖站起身，这样哪行，赶紧的，上医院，车就在外边。

戴宪玉还想说什么，却突然脸色大变，紧张地盯着门口。

张作霖心中诧异，慢慢地转回身。只见门口站着个黑衣人，戴着面罩，手拿一把镜面匣子，枪口正对着自己。

张作霖心里一沉，不动声色地问，你是谁？

黑衣人冷笑一声，慢慢地拉下面罩，张大帅不能这么快就忘了故人吧？

张作霖大吃一惊，这人竟是已失踪快一年的陈瘸子——黑风刘！

杀死包瞎子后，黑风刘逃出奉天，在乡间隐藏下来，每天足不出户，心里却没有一刻忘了奉天、忘了张作霖。他行动不便，便订了一份《盛京时报》，在报上追寻张作霖的消息。就是在报纸上，他知道了戴宪玉出家，也知道了张作霖修建广林寺。他托人在广林寺旁租了一间快倒塌的房子，悄悄地潜藏进来。他知道戴宪玉在张作霖心中的分量，也算到张作霖总有一天会到广林寺来！他装成一个半身瘫痪的病人，雇了个人每天给他送一次饭。其余的时间，他就趴在窗户旁观察广林寺。今晚，他本来没抱什么希望，他认为张作霖断断不会在大年夜到广林寺来，所以，早早就睡下了。一觉醒来，突然听见有汽车声响，趴在窗前一看，正看见张作霖从车上下来，走进广林寺。他的心一阵狂跳，从炕洞里拿出已顶上子弹的枪，从后边翻墙进了广林寺。

面对着黑风刘的枪口，张作霖并没有慌乱。这种事，他经得多了。张作霖冲黑风刘笑了笑：找你可真是不容易，没想到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

黑风刘满脸阴冷的笑，张大帅不愧是见过阵仗的人物，死到临头了，还笑得出来。

张作霖收起笑容：你也是在道上混的人，既是找我报仇来了，就按老规矩来吧，咱们同时出枪，谁被打死算他妈拉巴子点背！

黑风刘又是一声冷笑，张作霖，你没有机会了，我现在就要你的狗命，为我一百多个弟兄报仇！说完，上前一步，枪对准张作霖的脑门。

小翠吓得大叫一声，黑风刘稍一分神，戴宪玉拿起身边的饺子碗便向黑风刘砸了过去。黑风刘看见饺子碗飞过来，稍稍一躲，对着张作霖便扣动了扳机。

张作霖趁这难得的间隙，一闪身，飞快地抽出枪，几乎与黑风刘同时开火。

一阵乱枪，小翠与黑风刘先后倒在了地上。

祁老号等人听见枪声，飞跑进屋。黑风刘已经断了气，手还紧紧握着枪。

祁老号一脚把黑风刘手中的枪踢飞，看了一眼，说，哎，这不是陈瘸子吗？他从哪里钻出来的？

张作霖瞪了祁老号一眼，你问谁呢？几个大活人连个门都守不住！

祁老号摘下帽子，用手抹了抹脑门儿，妈拉巴子的，吓我一脑门子白毛汗。哎，怪事了，我们几个就在门前，一步没离，他从哪儿进来的呢？

张作霖收起枪，赶紧把他拖走，大过年的，晦气！

祁老号几个人把黑风刘拖到门外，张作霖走到小翠身边，看了看，对戴宪玉说，她没事，只是吓着了。说着，哈下腰抱起小翠，边回身边说，这孩子，倒是不轻。突然，张作霖愣住了，手一松，小翠摔在地上。

戴宪玉斜倚在枕头上，炕席上、被褥上全是血。张作霖一个箭步冲过来，急得声音都变了，咋把你打着了，伤哪儿了？

戴宪玉已不能说话，胸前一个伤口，还在汹涌地冒着血。

张作霖解开衣扣，从内衣上撕下一块布，塞进戴宪玉的衣服里，堵住伤口，说，你挺住，咱马上上医院。

戴宪玉慢慢摇摇头，嘴一动，又有血从口中流出。

小翠苏醒过来，看见戴宪玉伤成这样，哭喊着扑了过来，抱着戴宪玉，说，师父，你不要紧吧？你可别吓唬我啊！

戴宪玉看着张作霖，嘴动了动，好像在说什么。张作霖把耳朵凑近戴宪玉的嘴边，你说啥？戴宪玉把眼光转向小翠，小翠哭着说，师父说，都净心了。

张作霖一时没听明白，啥？啥净心了？

戴宪玉嘴角似有微笑一闪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